

鲁迅是一个本体。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，还是思想家、艺术家、文化学者，不同于他人，又高于旁家，这才是旗手。他虽然名扬天下，但自始至终都很寂寞，“当我沉默的时候，我感到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我感到空虚”（《野草·题辞》），真正去接近他的作品的人并不多，而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自己的著作多得多。在先生诞辰 140 周年之际，以其作品为经纬，尝试去读懂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鲁迅和其意义，是为最好的纪念，“莫道青山便遮断，春风浩荡没津涯”。

“狂人”一出，四海惊怵

1918 年 5 月，一篇署名“鲁迅”的文章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 4 卷第 5 号，这就是《狂人日记》。在此之前，周树人在民国的文坛、思想界非翘楚，代表作品只有十年前发表的《摩罗诗力说》《文化偏执论》；和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惨遭销量滑铁卢，印数上千，卖出二十。《狂人日记》一反鲁迅之前作品“文笔之古奥，非浅学者所能理解”（蔡元培）的毛病，

赵延年《狂人日记》木刻插图。


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剧照。该剧描绘了五四以来的新气象。

用白话文近似“疯狂呓语”地揭示封建礼教的“吃人”。能几十年都入选中学语文教材，在几乎所有中国青年心中摩挲，意义已无须赘述。抛开其批判的硬核，读者会有趣地发现“迫害症”“白月光”“救救孩子”这样的当下流行语，早也在鲁迅笔下。

“狂人”一出，在当时昏沉困顿的社会无疑是当头棒喝。沉溺于抄古碑的周树人起初并不愿意参与新文化运动，他深知改革变心之不易，但他却目睹北京菜市口被砍头的犯人、麻木的看客以及蜂拥上来争抢“人血馒头”的亢奋。于绍兴会馆补树书屋“夜独坐录碑，殊无换岁之感”，先生心里在犹豫，在激荡。钱玄同来邀请他加入《新青年》杂志社，他抛出了“铁屋”譬喻，这是和柏拉图“洞穴喻”(Allegory of the Cave)一样有着深刻的真假、破立、死生、知行观的中国思想录。这也促使鲁迅终于满地打滚，痛写“狂人”。
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就是如此描写当时的情景。《狂人日记》刊发后，一众新文化的干将在北大更是击节赞赏，惊为神作：蔡元培说，“我就感觉有人用拳头，朝我这胸口猛地一击……忧愤而深广”；胡适说，“字字戳心”；陈独秀说，“豫才是大才，我早就说过，应该不只是敲桌子，应该把豫才叫过来，我要当面亲吻他”。所有人都承认，这篇《狂人》和胡适之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样，在每个人心里面都燃起了一团火。

新文化中其他先锋，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、胡适等的确比鲁迅先占领阵地，痛击封建制度，也成体系地介绍西方思想，反

横眉冷对千夫指
俯首甘为孺子牛
鲁迅